



石头将军

范石生上将

王金坤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员会

石头将军

范石生上将

王金坤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头将军: 范石生上将/王金坤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222 - 06331 - 0

I. 石… II. 王…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9093 号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装帧设计: 西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石头将军——范石生上将
作 者	王金坤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 875
插 页	8
字 数	400 千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6331 - 0
定 价	48.00 元



朱德与石头将军

云 根

序

我童年无知气盛，曾立志要写长篇小说，没有读多少书，就在二十多年前动手写了小说《燕子洞传奇》、长篇报告文学《永生人》，结果深感力不从心，自悲天分不具备写小说。后来，改行写公文、论文，一直写了十五年的省委工作报告，自愧连“豆腐块”都写不好。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在地回归到童年的写作道路上来：习作小诗填小词，从来不敢为长篇小说作序。

近日，金坤同志送来长篇历史小说《石头将军——范石生上将》，邀请我作序，我答应下来了。这不是盛情难却，而是真情难抑啊！一见到范石生就联想到我最崇敬的伟人之一朱德。1976年，我从军队退伍，卸甲上学于红河州民族师范，校址就是当年朱德驻军临安府的南教场。这里的老人还在反复地讲述朱德的故事：他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填写的籍贯，是“临安府蒙自道”人。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驻军此地，除恶霸，济贫民，下红河铲“大烟苗”，上李浩寨剿匪，与燕子洞道长习武吟诗，居红井街15号种养兰花。直至晋升为副团长，率护国军北上入川才离开了建水（临安府）。他有一个同窗好友叫范石生。南昌起义失败后，范石生支持和掩护了朱德……从此，我对朱德产生了崇敬之心，关于他驻军临安府的资料我收集了数十万字，动了无数次笔，创作了数万字关于朱德的初稿，但无法成书。1989年，我调省委办公厅，繁重的文秘工作中断了朱德一书的创作。我只有在那堆厚重的资料上写上一首七绝：“诗心剑胆不寻常，敌寇闻名皆恐慌。昔日义军曾驻马，今朝依旧有兰香。”

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金坤同志创作的范石生历史小说中，重现了范石生上将和朱德的志同道合的诚挚友情，我感到十分欣慰。本书最成功的是通过范石生的经历，巧妙地再现了这个在石头上出生的将军成长中的关键人物朱德。他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相识，在追求祖国兴盛的事业中，浴血奋战，情同兄弟。



石 头 将 军

范石生掩护了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当年二万多起义军撤出南昌后，遭到蒋介石围追堵截，几陷绝境，仅余八百多人。这支义军与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汇合后，被范石生编为所属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得到范将军的掩护、接济。后被蒋介石发觉，下令范石生逮捕朱德，就地“解决”义军。范将军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但不执行蒋介石的指令，而且赠钱赠物，送走了朱德和义军。范石生掩护的这支义军，不久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力量，南昌起义的日子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支八百多人的义军中出了十大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以及林彪、陈毅，还出了十大将之首的粟裕等名将。这段文学化了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云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再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将朱德在云南的革命历史再现于读者。云南是开国元勋升起的吉祥之地，这将广为人知。朱德等国家栋梁的效国爱民、追求真理的精神得到弘扬光大。我也为金坤同志创作的成果表示祝贺！

金坤同志持之以恒创作小说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是滇军的后代，祖父王崇新就职于金汉鼎、唐淮源将军的部队，英勇善战，负伤回乡故去。祖母给他讲述了许多滇军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我认识金坤时，他任中共江川县委宣传部部长，知道他爱读书，会写文章。他创作的《掬水话江川》《玉桃》《我的幼稚》《为国干城》《仙湖之秘》等小说、散文曾寄送给我。我印象最深的是《仙湖之秘》。他生长在抚仙湖、星云湖畔的渔村，家庭的耳濡目染，美丽山川的陶冶，加之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成功地创作了朱德与范石生的文学形象。这部作品有大量的翔实资料，用写实的风格，朴实的语言，描绘了范石生将军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一生。范石生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治军从严，爱兵亲民；好恶分明，敢作敢为；保持气节，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悬壶济世；功成身退，能将能民，书中都有展现。一个有血有肉，敢恨敢爱，能屈能伸，可歌可泣的伟岸将军形象，跃然纸上，站立在读者面前。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范石生是一个旧军人，他也曾参与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这也是真实的历史。金坤同志作了真实地再现，使此书更具有历史价值。同时，也说明金坤同志是一个尊重历史的文学创作者，这些都是我为此书作序的理由罢！

目 录



序：朱德与石头将军 云 根 1

引 子		1
第一章	石生出世	4
第二章	学医习文	18
第三章	普洱执教	28
第四章	郎中蒙冤	44
第五章	山茶告状	56
第六章	被迫上山	73
第七章	投笔从戎	90
第八章	义结金兰	103
第九章	重九起义	119
第十章	临安暴动	133
第十一章	护国之战	147
第十二章	退回云南	159
第十三章	奉命出山	171
第十四章	滇东剿匪	181
第十五章	拒唐失败	194
第十六章	挺进黔桂	205
第十七章	东下伐逆	221
第十八章	击沈鸿英	238
第十九章	讨陈炯明	252
第二十章	军中一范	266
第二十一章	商团事件	277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返滇遇挫	286
第二十三章	掩护义军	299
第二十四章	临别赠言	319
第二十五章	聂耳从军	336
第二十六章	回昆遇刺	347
尾 声		359
附 录 一	范石生事略	范木兰 范亚兰 361
附 录 二	范石生年表	378
后 记		381

石 头 将 军

引 子

阿扎哩不仅力大无穷，而且算得上是个地道的阴谋家、野心家。阿扎哩有一个志愿：一定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一定要能遗臭万年！

这天，天空漆黑，大地静寂，万民熟睡。阿扎哩心痒痒的，总想做点什么。他腾云驾雾，到了河西县西乡水晶山，落于山麓，运足了气，双手合抱，竟将水晶山一个山头拔起了半截，背于背上，向东面的大鱼洞走去。

大鱼洞在水晶山的东面约六七里处，流经峨山县城双江填的两条江在这里汇合成一条江，就从这里向东流去。这里两面是山，中间是河，长年水流滚滚。

阿扎哩就是想用背上的水晶山山头，将大鱼洞堵了起来，让这里变成一片汪洋泽国。他要改变这里。

这里是个山清水秀、水丰地沃的好地方，因在河西县西，叫西乡。西乡属河西县，离县城有三四十里，而且是山路。但离峨山县城近，只有十来里的平路。

流经峨山县城的两条江，一条叫貌江，一条叫练江，这江水流经西乡，将西乡一筹平野，勾勒成了一个形象的巨大的太极图，只是还缺太极图的那只眼睛。

阿扎哩背着水晶山山头，大步流星向大鱼洞走去。

在大鱼洞和水晶山之间，有一座山，名叫天子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天子山出过天子，山上建了天子庙，香火极盛，名气很大。这天早晨，天子庙的老住持突然觉得心神不定，睡不住了，早早起了床，走出天子庙，发现了阿扎哩正在吃力地背着水晶山山头向大鱼洞走去。老住持洞察了阿扎哩的阴



谋，大吃一惊，如果让阿扎哩的阴谋得逞，岂不是这片富饶美丽之地，将化为乌有。老住持想阻止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但衡量一下，自己可不是阿扎哩的对手，急中生智，学起了雄鸡叫：

“喔喔喔！”

一鸡啼鸣，引来百鸡响应，一时间，整个西乡坝千鸡齐鸣。

阿扎哩正在低着头背着山头前行，听到周围鸡鸣阵阵，响成一片，心中一惊：

怎么，天就要亮了！

阿扎哩终究做贼心虚，他生怕自己的阴谋诡计被知晓，天怒人怨，遭到惩罚，不得不就地丢下水晶山的山头。

阿扎哩想着自己的计谋半途而废，心有不甘，临走时，用脚狠狠踏了一下山尖，这山尖飞向了南面。

阿扎哩放下的这个山头，就成了古城山，而且不偏不倚，为那个硕大无朋的太极图画龙点睛，成了太极图中间的眼睛，使这个太极图更加生动。

被阿扎哩踢飞出去的山尖，落在了永昌村旁边，成了一座状如石笋的小巧玲珑的山峰，在那孤零零地站立着。

天子庙的老住持见状微微点了下头，沉吟片刻，说：

“此地将来要出一个非凡人物呢！”

看到被阿扎哩踢飞了的小山头，老住持接着叹了一口气，说：

“唉！可惜此人不得善终，阿弥陀佛！”

引子

第一章 石生出世



石生 出世

第一章

焦急地守候在草棚外的范宗浚，手足无措，盯着那个草棚。里面有他的妻子周氏，正在艰难地分娩。

范宗浚是乐育书院的教员，乐育书院是范宗浚的大哥范宗濂所创办，就设在关圣宫内。

古城山北麓有个关圣宫。关圣宫依山势而建，坐南朝北，前有石阶，拾级而上是宫门，进得宫门，中间一大院，两旁厢房，又有石阶从两侧而上，才到大殿。关圣宫大殿五开间，中间是关羽秉烛夜读春秋。关羽脸色赤红，左手持《春秋》，右手捋胡须。一旁是白脸的关平抬着帅印，另一旁是黑脸的周仓扶着大刀。神像很是威武肃穆。

关圣宫两旁的厢房就是乐育小学的教室、教员和住校学生的宿舍。

关圣宫东侧有一小门，出门五步开外有一棵青香树，青香树下盘石上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传出了范宗浚妻子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号叫。

范家乃书香门第，范宗濂、范宗浚之祖父范皓、父亲范彤轩，均以教书为业。范宗浚考取举人，曾任开化训导。

范宗浚大哥范宗濂考取副榜准贡，学识渊博。其父去世后，范宗濂在古城山关圣宫创办了乐育书院，缺乏师资，范宗浚在开化得知此情，毅然辞职回乡，帮助大哥办学，在乐育书院当起了老师，妻子周氏是峨山县挂榜村人，也随同在书院当杂役，给老师和远处寄宿的学生煮饭，为书院做一些诸如扫地这样的杂活。

河西县一共有三所高小，一为螺峰书院，在县城；二为东区玉皇阁书院，三就是西乡古城山乐育书院了。乐育书院不仅收河西西乡的初小毕业生，还收峨山县的，甚至新兴州的初小毕业生也收。民国上将李鸿祥就是在乐育书院上



学的，也是范宗濂、范宗浚的学生。

乐育书院有三个老师，范宗濂是院长兼老师，还有范宗浚和一位姓李的是老师，范宗浚的妻子算是杂役。

范宗浚夫妇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他们很想有一个儿子。天遂人愿，范宗浚眼见得自己的女人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他在庆幸之余，却也是一筹莫展。生男生女姑其不论，这关圣宫虽非佛门净地，却也是堂堂正正的武圣关云长之宫，岂容受妇人生育的血光之冲。在关圣宫内生育是万万不可以的，那么到哪去生呢？

范氏世代教书为业，都是穷酸教书匠，没田没地，少房少屋，仅有的两间小屋，是范宗浚的哥哥住着，范宗浚以书院为家。他的家就在关圣宫。到别人家中去生小孩，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绝不可行、也行不通的。范宗浚愁得几天睡不着觉，嘴唇上都长起了泡，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

“孩子他爹！你看咋办，在哪生呢？”周氏挺着个大肚子，喘着粗气说。

范宗浚搓着手，过了一阵才回答：

“我也没主意呀！这不正在想办法吗？反正不能在这关圣宫内生。”

“我也不敢在这关圣老爷眼皮子底下生啊！要不，关圣老爷会惩罚我们的。”周氏望着他们周家家门周仓的神像：黑黑的脸，圆睁着的铜铃般的大眼，手中握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死死盯着周氏。周氏不禁打了个冷战。她似乎看到了，她在关圣宫生下小孩，周仓提着大刀在追杀他们全家的情景。

范宗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也心焦，可他也没办法啊！

范宗浚又想了一夜，他拿定了主意。天一亮，他就走出关圣宫东面的小侧门，在那棵青香树下的石头上转来转去。脚一跺，随后跑到古城村，出几文钱买来了一些稻草，背着顺着关圣宫东墙，到了青香树下的石头上。他要在树下石头上搭建一个稻草棚，让自己的妻子在这个草棚中生育。

见到这个情景，范宗濂说：

“宗浚哪！你就让她在草棚内生吗？这不妥啊！”

范宗浚流着眼泪说：

“大哥！我也觉得不妥，可是有比这更好的地点吗？让她到哪去生啊！”

范宗濂眼圈也红了，连声说：

“这一——这……”

范宗濂真的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他哽咽着，说：

“我叫你嫂子来招呼弟媳几天吧！”

范宗浚说：



石生 出世

第一章

“那敢情好，只是嫂子能丢得开吗？”

“丢不开也要丢。生死生死，这生与死可是人的两道大坎，女人生育，和死只隔着一层纸，一捅就破啊！”

“那就谢谢大哥了！”

“还有几天呢？”

“就在这几天了。”

“那我明天就叫你嫂子来吧！不然临时来不及。”

“有劳大哥了。”

“你我弟兄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我帮助你一起搭草棚吧！看你累得满头大汗了呢！”

范宗濂范宗浚亲兄弟俩一阵忙碌，终于在青香树下盘石上搭建起了一个草棚。

范宗浚的妻子看着这个草棚似乎很满意，她帮范宗浚擦了擦汗，说：

“还是你有办法，终于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了。”

范宗浚有点难为情地说：

“你自进我家家门那天起，苦没少吃，这次在这种地方生育，又要遭罪了，真是对不起！”

周氏赶忙说：

“你可别说这话，只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可以了，大姨家那个路生不就是在路上生的吗？这可比在路上生强多了。”

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八一早，周氏感到腹部一阵阵疼痛，她知道，可能一个小生命就要在今天降生了，她忍着痛走出房间，艰难地向那个草棚走去。范宗浚赶忙去搀扶她，她轻轻推开了丈夫的手，说：

“我自己能行！”

“还是我扶着你吧！”

周氏微微摇了摇头：

“还是我自己走，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行？”

范宗浚只好默默地在周氏后面跟着，随时准备搀扶她。

周氏慢慢地走着，喘着粗气，不时停下来歇一会儿，又走，上石阶了，她只能一级一级地上，上两三级又得停下来歇一会儿。好不容易上了石阶，出了侧门，到了草棚。草棚中用土坯和木板搭起的简易床，占据了草棚的三分之二。

周氏坐在床上，看来她是累极了，也痛极了，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口大

张着，喘着大气。

范宗浚跟着进了草棚，站在媳妇身边，爱抚地用手抚摸着爱妻。周氏忍着痛，小声道：

“你去把嫂子请来！”

范宗浚望了望妻子，转身走出草棚，正要去请嫂子，只见嫂子已出了关圣宫侧门，到了草棚前，急急问：

“快了吗？”

范宗浚点点头：

“嗯！有劳嫂子了！”

“你别说这些了，你就等着当爹吧！”嫂子说着钻进了草棚。

草棚内传出了媳妇强忍不住时传出的呻吟声。范宗浚在草棚外走来走去。

书院已放学，学生们回家去了，书院里安静了下来。

范宗浚站在草棚前，眼望着不远处的浣江，心中想着自己的小孩就要在这石头上的草棚中降生了。范宗浚这时想起，应该给小孩起个名字，他望着脚下的盘石，突然在心中拿定了主意：这个小孩生下来，无论是男是女，他都要给他（她）取名石生。

“哇！哇！哇！”随着响亮的哭声，小孩终于降生了！这哭声从搭建在青香树下盘石上的草棚中传了出来，响遍了半个古城坝。

“哟，还是个胖小子呢！”随着孩子的哭声，是嫂子欣喜的声音。

什么！是个儿子，范宗浚和妻子周氏一个在草棚外一个在草棚内几乎是同时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儿子了！”

范宗浚夫妇对石生很是喜爱。母亲周氏到峨山城中找到了城中算命最有名的陶先生，说：“请陶先生给算个命。”

陶先生问：“是给你自己算还是他人算？”

“给我儿子算。”周氏指着怀中的石生说。

“请报上姓名和生辰八字。”

周氏说：“姓范，名石生，生于丁亥年六月十八。”

算命的陶先生口中念念有词，过了半天，说：“我在这城中算了大半辈子命，从没算过有这么好、这么硬的命。”

周氏问：“这话怎么讲，你是不是说我儿子的命又好又不好？”

“可以这么说。”

“请先生说详细一些！”

“贵公子今后定然是个武将，必然指挥千军万马，拼杀疆场，如果顺当，



石生 出世

第一章

可能出将入相！可惜……”

“可惜什么？”周氏急切地问。

“可惜……”

“先生尽管直言！”

“可惜——可惜——可能——可能不得善终！”

“不一得——善——终！”这好像给了周氏当头一棒：

“先生您说什么？不一得——善——终？”

陶先生微微点了点头：“怒我直言了！这也许只是可能。不过你家公子的命太硬，名也太硬，有克人之命，最后招致不好结果。可叹！可叹！”

周氏急了：“先生！能说具体一些吗？”

陶先生说：“天机不可泄露！”

周氏又问：“有破解之法吗？”

陶先生又掐指算了半天，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请先生指条明路，酬金不会少的。”周氏焦急地望着陶先生。

“这不是酬金的问题，天命不可违啊！”

周氏不知是怎么样回到家的。范宗浚看着妻子魂不守舍的样子，问：“你今天去峨山城，出什么事了吗？看你魂不附体的！”

周氏把进城给石生算命及先生的话一五一十说了，范宗浚听了，半晌没说话。后来不知是给妻子说还是自言自语：

“街头算命先生的话怎么当得了真呢？”

到了晚上，范宗浚和妻子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范宗浚问妻子：“算命先生是说我家石生命硬，名也硬，会克人，是吗？”

“嗯！”

“算命先生还说 he 将来会是个武将？”

“嗯！”

范宗浚想了一夜，天亮后，终于有了主意：算命先生不是说石生名硬吗？“石”真的生硬，这是名，我给他取个软一点的字，“水”不是很软吗？想来想去，范宗浚决定给石生取个字：小泉（后来也作筱泉），小小的泉水！算命先生不是说石生将来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吗？我家世代从文，以教书为业，今后我不让他从武，他怎么能够当上将军呢！

就这么办，主意拿定后，范宗浚长长舒了一口气！

范宗浚有个学生叫董一道，是峨山县城里人，天资聪颖好学，学习刻苦用功，尤其善于书画，小小年纪竟然表现出了极高的书画天赋，范宗浚特别喜



欢他。

这天上课，范宗浚发现董一道没有来，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董一道从来不缺课的。因是首次，范宗浚也没有多想。第二天还是不见董一道，他就问平常与他交好的杨崇善：

“杨崇善同学，董一道同学为什么两天没有来？他是病了吗？”

杨崇善说：“回老师的话，董一道同学家境贫寒，他早就不想读了，但自己舍不得离开学校，他爹妈又要他必须完成学业，所以坚持下来。前几天，他爹爹病了，病得不轻，家中几近断炊，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但不好意思来给老师说退学。”

范宗浚说：“原来这样。”

放学后，范宗浚到了董一道家，虽然他对董一道家的贫穷有了思想准备，但当他跨进董一道家时，还是吃了一惊：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董一道父亲睡在床上，董一道和母亲都不在家，可能有事出去了，只有董一道的妹妹在家照看董父。看到有客人来，董一道妹妹把床头的一个板凳让给客人。

这屋子又窄小又低矮，光线不好，范宗浚进来时很看不清，这时打量了这个家：家徒四壁，值钱的东西一件也看不到。但是收拾得很是齐整，可见女主人很是能干的。

范宗浚说：“我是古城乐育书院的，是一道同学的老师。他这几天没去上学，我来家中看看。一道同学没在家吗？”

躺在床上的一道的父亲喘着粗气想爬起来，范宗浚赶忙说：“你就躺着吧！”

一道父亲说：“是一道的先生啊！让您费心了。我病了，家中需要人手，一道就没去上学了，劳烦范老师亲自前来，实在不好意思啊！”

范宗浚说：“你的病好些了吗？”

一道父亲说：“好是好些了。但是不怕你笑话，家穷啊！一道本来早就不想上学了，是我和他妈硬叫他去。现在您看都这样了，一道怕是上不了学了。唉！”说着叹了一口气。

范宗浚说：“一道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很不错，如果你的病好些了，还是叫他到学堂来吧，学费给他免了！”

听到老师夸一道，并说要免掉一道的学费，让一道父亲极为感动，他又要爬起来感谢，范宗浚又说：

“你是病人，身体要紧，还是躺着吧！”

一道父亲说：“一道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他跟着范老师长进很大。现在